

都说湘女多情,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,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,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、多艺、多金、多福……但是,在这里,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,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,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。在这里,她们可能是美丽的、聪颖的、温柔的,也可能是火辣的、彪悍的、柔中带刚的;在这里,她们都是一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,隔壁大嫂……

细读湘女

守住手艺,就是守住望城

从长沙向北、向西、向南,都是望城地界。望城就像一只大手,半握着长沙城,以至于老长沙人一提及望城,就会亲昵地说:望城哦,那是守望我们长沙的城啊!



陈晓丹

资深媒体人,先后任职湖南广电《湖南广播电视报》、《金鹰报》编辑部主任、经世图书负责人、《芒果画报》主编,芒果影视品宣负责人。现为自由生活家、文化围观者,艾源堂文化合创人。

望城县前几年成为长沙的一个区,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,它一直是长沙的从属县,也是离长沙最近的县城。望城人在地缘文化和社会心理上都有独立认知,所以望城女人绝不会因为融入大长沙而自称长沙妹子。

望城古镇繁多。我读小学的时候,在航道局工作的姨妈时常会送些水路上来的东西,其中有个袒胸露乳的大肚弥勒佛,双手上举仰面大笑,非常稀罕。姨妈说,这就是望城的铜官窑,铜官有好多烧窑的工匠。有时姨妈会送来坛坛罐罐的吃食和小鱼虾,她说是望城靖港的土特产,靖港的集市好热闹啊!

我想像着望城的样子,对望城人充满好奇。

随着年岁渐长见识丰富,我接触到望城剪纸、皮影、花鼓、铜官窑、手工艺,也认识了很多望城女子,感觉到一种既平凡又特殊的魅力。

望城女人说话很特别,像长沙话却又带着一丝泥土味。她们称呼“我们、你们、他们”为“我您、你您、他您”,初听很土,仔细想来却是一种敬称。她

们为人热情坦诚,容易一见如故,譬如你在路上走着,望城女人会过来打个招呼,“你到禾子克落?”“我您屋里离咯里不远,有空克玩落!”

我想她们的古道热肠一定与望城这个地方有某种关联,望城与长沙相依相存千余年,正如《孟子》中所说:“出入相友,守望相助,疾病相扶持。”对于长沙人,她们心生亲近,守望相助也就顺理成章;而另一方面,她们也守护着望城的城市特色,不让这座城的文化消失在融城的进程中。

从望城石渚到誓港,不过十五里河岸,却是铜官窑的发源地。唐宋时这里“焰红湘浦口,烟浊洞庭云”,如今窑火不复炽烈,却仍然吐着红舌。1990年出生的珍香是铜官富兴窑第九代弟子,师傅彭望球说:这个徒弟是“飞天蜈蚣”,却是所有徒弟中最好的。

我问小姑娘,你怎么甘心做陶呢,这多么寂寞啊?珍香无邪地笑了:“玩泥巴充满未知性,我很喜欢啊!”开始几个月师傅没教任何东西,只让她煮茶,她很不服气,后来才渐渐明白,师傅是在教她人器合一的道理。珍香已经学徒三年,玩泥巴成为她的生活方式,甚至承载一段人生。

河西的靖港是千年古港,史上造船业和手工业发达。去靖港要穿过一条悠长的林荫道,抬头看去,天空在树叶间零散地飘移。

姜大娘的糖画摊摆在古镇食府的门口,她和老伴正在用小铜锅熬麦芽糖。一个小伙子要只凤凰,她的脸笑开成一朵花。她用铜勺把熔化的糖舀出半勺,往锅口一刮,就开始作画了。金黄的糖汁顺着她的手势起伏,流淌在玉石板上,先是翅膀,然后是尾翼、

身子,最后是凤冠和鳞羽……眨眼间,一只澄黄透亮的火凤凰活脱脱地出现在白玉案上。大娘拿出三角铁,刀尖一戳凤眼张开,再拿长竹签固定。这只凤凰,昂首阔羽有百鸟之王的气度。

靖港内街的怡华楼是祖传米粉店。胖姐从父辈手里接下粉铺,也接下手工粉绝活。粉铺的门口就是她的米粉车间,摆着石磨、铜盘、火炉、铁锅、竹篙、案板、菜刀……洁白的米浆从石磨流出来,就被放入铜盘,堆在沸水锅里。待米浆凝结成米粉,胖姐便取出米粉饼悬挂在竹篙上,冷却以后再切条备用。

一块粉饼下一碗粉,高汤做底葱花撒面猪肉丝为码,香气扑鼻口感滑溜。即使是长沙第一米粉品牌“银洲”米粉,在怡华楼现场制作的手工米粉面前也会黯然失色。

望城区政府驻地高塘岭有位剪纸艺人文震坤,她和她的家族赋予了望城剪纸崭新的生命。文震坤的父亲是民间艺人,擅长剪纸和纸扎,她从小跟父亲学习剪纸、绘画,创作了《百鸟朝凤》、《刘海戏蟾》等经典作品。儿子秦石蛟从小在她身边拿废纸学习剪纸,如今已是望城剪纸的非遗传人。我去秦石蛟的私人博物馆参观时,他还珍藏着母亲当年的剪纸作品。这个剪纸世家已历5代,成为湘派剪纸的活化石。

游历在铜官、靖港、高塘岭街头,寻找大工业时代之外的感觉。融入长沙的望城如果变得跟长沙没有任何区别,或许并非好事,曾经活跃的民间文化,也不能流失在融城之变中。望城女人的文化坚持,因而显得特别有意义,也特别美丽。

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。如今,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因为留学、工作或婚嫁等原因而远赴他国。在异国他乡,她们的生活如何?是开启了新的人生大门,还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?为此,本报开设专栏《她在海那边》,讲述中国女性,尤其是湘妹子在海外的欢喜与忧愁……

她在海那边

跨国婚姻里,湘女的泼辣与柔情

她是我的一位读者,在美国的一个网站上读到我的文章,就在文章后面给我留言。我以为她是想找个合适的华人教会,就和她约好星期天在我的教会门口见面。



海云

美国华文作家。南京人,1987年赴美留学,海外文轩作协主席。代表作《生命的回旋》、《海鸥》等。

她是个娇小纤细的女子,看上去三十岁左右,很漂亮,眼睛大而神,但那会儿却透着一丝忧郁。她随着我进了教会的大门,和我一起做礼拜,休息的时候才对我说,她来自湖南,曾经是她住的地区小有名气的歌星,来美国一年多了,生活上还算适应,但并不开心。她喜欢在网上写博客,也喜欢浏览别人的文章,读了不少我的文字,她觉得她跟我已经是朋友了,虽说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

我想她一定是积累了很多话想找人倾诉。果然,我俩一人端了一杯咖啡,在教会的书店一角坐了下来,她开始从头细说。

她在国内时有过一段婚姻,还有一个女儿,但丈夫外遇,从此夫妻分道扬镳。离了婚的她带着女儿生活,忙碌却也快乐,她的歌声得到人们的喜爱,日子过得去。可是,充满文艺细胞的她喜欢写作,就这么在网上写着写着,遇到了一个他。这个他是美国人,喜欢中国文化。两人先是用中英文结合的方式套近乎,慢慢地,心越来越近了,到了后来就成了相识恨晚。

他说想到湖南来看看,从没见过面的两个人终于面对面了。他看上去没有她想象的那么老,很快,

他们就在一起了。他要把她带出国,她同意了。她想着,离婚女人在国内很难再找到贴心的男人,去国外或许能开始新的生活。

他们俩结了婚,按理说,一切都完美了。可是,没有!

她有很多苦恼。首先,她希望把女儿接过来,他不太愿意。他离婚但自己有两个孩子,现在孩子已长大搬走,他不希望再拖个还在读小学的孩子来当电灯泡。其次,她希望自己能出去做事,赚点钱,有自主的空间,但是他不允许,他说他们不缺钱,他希望她在家陪他。这一年来,她就是窝在家里,没有朋友,想念女儿,也没有太多的自由,两个人天天相对,他的中文进步了,她的英文也进步了,却没有当年在网上谈情时的热情。

百无聊赖之际,她读到了我的文章,她觉得可以与我做朋友。那次见面后,我把她介绍到了一个写作小组里,她结识了一些新朋友,也常在朋友相聚时唱歌,我感觉她看上去快乐了一些。

可是不久后,那个小组里的人告诉我,她的婚姻出现了大危机,随时有离婚的危险。再见到她,刚想问问她的近况,她主动告诉我她怀孕了,还没来得及祝贺她,她又说丈夫不想要这个孩子,硬要她去堕胎!她不舍,教会里的人也说她是基督徒,不应该堕胎,她很痛苦。

我问她,她丈夫不愿要孩子的原因是什么?她说可能他觉得自己年龄太大了,而且好不容易把两个孩子都抚养成人了,再养个小孩,想想都怕。而再问她自己想要孩子的原因,她就觉得爱上一个男人,为

他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。而且女儿不在身边,再生一个小孩,生活也就不会那么枯燥无聊了。她真恨自己没有能力,如果可以经济自立,她怎么样都会生下这个孩子。

我进一步问她,觉得他还爱她吗?她说每次她被别人攻击时,丈夫都是第一个站出来保护她的。于是,我从她的眼里和话里读出了一个女人的爱和珍惜。我当然也听得出夫妻两人在孩子问题上的分歧,他们其实是两代人嘛,更是两个时代背景下的人。她觉得夫妻之间一定要有孩子才能白头到老,而他觉得只要过得开心,不一定要生孩子。

后来有好一阵子都没见到她,听说她选择了人工流产。我试着联系她,却联系不上了,据说是搬走了。我在她博客上看到她写了一段话,大意是不管靠哪个国家的男人,都不如靠自己。

我依旧不停地写作。我自己的孩子那会儿正面临考大学的当口,我写了不少陪伴孩子升学的经历和感受。有一天,在我的育儿文章下面,我又看到那个熟悉的名字,是她!她写道,她的女儿也正值青春期和升大学的关键时刻,很多我写的有关青春期孩子教养的心得,她都感同身受。从她的评论里我了解到,她终于把女儿从中国接过来了,而且似乎一切都挺安宁,我很为她高兴。

都说湘女很“泼辣”,我从她身上却看到了一个湘女的柔弱多情。她泼辣的个性,隐藏得很深,直到把自己逼入绝境才为自己的人生“翻盘”,才明白中国男人和外国男人一样,不能完全依靠,女人,最终还是得靠自己。